

時與傷

文 宋子江

大時代中的人難免於迷惘中受到傷害，正如黃淑嫻在「詩游散記」文中所言，「分不清自己究竟去了哪裏，呼吸著哪個時代的空氣」，而詩正是時空迷惘中的慰藉。黃淑嫻的「詩游散記」別具詩意，本期她寫到兩間酒吧——東京 Lupin 以及香港 The Old Man。兩座城市都是變幻的全球化空間，人就像這些鑲嵌在都市角落的小酒吧，在時代洪流中一直感到錯置，散文由此釋出詩意。

今期《聲韻詩刊》的焦點無疑是陳澤霖整理的飲江訪談，讓我們看到飲江詩的許多個面向，以及飲江本人對這些面向的闡釋。飲江是今天香港最重要的詩人之一，希望以後可以看到更多關於他的訪談和評論。劉偉成一直是本刊的重要作者。他在創作和評論兩方面，既有深度又有耐心。我們這一期繼續刊登他的「時代特輯」近作以及評論西西最後詩集《左手之思》的長文。此外，我們也關心新秀。近年許多新秀詩集湧現，我們將陸續刊登書評。鍾國強評嚴瀚欽《碎與拍打之間》便是頭炮。

本期的翻譯部分依然熱鬧。鄭政恆繼續撰文討論里爾克的詩；我也繼續翻譯龐德的《詩章》。王深譯介美國節奏派（Beat Generation）詩人戴安·迪·普里瑪（Diane di Prima），讓我們看到這個基本上由男性為主導的詩派也有女性主義的面向。小寅翻譯了當代希臘詩人迪米特里斯·P·克拉尼奧蒂斯（Dimitris P. Kraniotis）的詩作。印象中，本刊甚少介紹過當代希臘詩歌。對於詩刊而言，語言障礙真是不容易克服的難關呀。

澳門專欄沉寂了數期後再度回歸，刊登的詩作除了來自澳門，也來自台灣各市、馬來西亞等地，更有盧傑樺專文介紹馬來西亞詩人冼文光的新詩集《翹翹魑魅》。本刊還專門邀請唐文貢獻一張澳門街道的畫作。

本期「創作時空」欄目依然體現了不同世代香港詩人有著旺盛的創作力。周漢輝〈四行詩系列 - 千逢時調〉讓我們看到他在詩歌形式上的創新。鍾國強寫詩給希米克。律銘則開始寫粵語詩。劉梓煬從黃燦然的《奇跡集》中汲取靈感。目乏仿梁秉鈞「香港十首」。坎離的〈雪山行紀〉組詩體現了對語言把控以及對細節的經營。在不安的日子裏，詩仍可生存，我們仍有詩。 ▽